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二冊

北平圖書館藏書

卷一百一十五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詞曰

衣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滴露竹風涼拚劇飲琳琅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

右調意難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厮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妳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



老淫婦胡針亂炙。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了。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一箇湖州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

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覓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箇絨線鋪子。搭箇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裡，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覓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

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掣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卽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滿面春

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

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鬚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菜、菓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兒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箇話、

以已意度
人是固有
君子小人
之別

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碯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裏呵。既子

酒去、不一時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友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桌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撇了箇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才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

春梅金蓮
此唱彼和
一興一正
相知

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饒有什麼帖吃酒
少酒見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籬上那敬濟笑着拏酒來
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筋兒與哥哥教他
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筋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箇核
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
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
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見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世
上有兩椿兒鷺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
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
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

只一寒也
出戲棚心
用

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
怕臉紅、惹爹見恠、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
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
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
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濟道、今早送茶去
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敬濟道、他在東大街
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
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敬濟捏着鼻
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擎着衣服、往外一溜烟
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

隱然自居
妙

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見、終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吊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竟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免不得、叫箇小炉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

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裡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箇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箇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濟道道。這五娘就勒指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素。

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撐心柱肝要一
百箇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
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
吃。我唱箇菓子名山坡羊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玉黃李子。
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
兒。搥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
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
見你在軟東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
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生